

原振侠新科幻系列

巨震·妖气

原振侠

华艺出版社



原振侠新科幻系列

原振侠 著

巨

震

·

妖

气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巨震;妖气/原振侠著. 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 2001.9

(原振侠新科幻系列; 3)

ISBN 7-80142-355-0

I. ①巨…②妖… II. 原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56 号

京权 (图字) 01-2001 第 2993 号

巨震·妖气

著 者: 原振侠

责任编辑: 梅 雨 郭 庆

装帧设计: 清 风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

印 刷: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97 千字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42-355-0/Z·173

定 价: 16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据说，那些处身于地震带的国家，再遇上一两次类似三藩市、东京、唐山那样的大地震，整块大地就会下陷以致陆沉。那时候，千万人将会失掉了他们的性命，而财物的损失，更将无法估计！可怕！可怕！

没有人希望它会来临，却偏偏有野心家要处心积虑地制造出人为的地震来。

那是我一次恐怖莫名的经历，即使在我把它记录出来之后，我的手心，仍在淌着冷汗。

原振侠

忽传门声

你道谁来

责任编辑：梅雨 郭庆

装帧设计：清风

· 巨震 ·

断垣残壁，炭柱焦土，呻吟在瓦砾堆下无数曾是鲜活的生命……，地震——这是现代都市的噩梦！倘若它只是由于自然界的伟力，人类也许终有可以克服的一天。当这种伟力与野心家无法究极的欲望结合，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末日。原振侠并不知道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，他只知道：如果失败了，代价将是他的地球故乡和生活于其上的众生……

· 妖气 ·

“地狱使者五千年梦惊破，将搅乱人世太平……”当原振侠读到这一段预言时，他已身处从未遭遇过的危机之中。

为追查一个神秘女尼的身世，原振侠来到遥远的山区，同时误坠于一个妖气阴森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古国。这里的真理就是权力，这里的法律即是杀戮，这既是预言的起点，也可能是历史的终局……

ISBN 7-80142-355-0



9 787801 423559 >

ISBN7-80142-355-0/Z·173

定价：16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天摇地动	1
第二章	无底深渊	40
第三章	危机四伏	64
第四章	火山爆发	86
第五章	死里逃生	105
第六章	血战蛮荒	122
尾 声	空中一吻	140

第一章

天摇地动

黄昏。

落日的余晖，照在北上河上，泛起了道道金光。

河水悠悠地流着，叶叶轻舟，在平稳的河面上，无拘无束地顺流飘浮。

戴着草帽的渔夫，撒下鱼网，然后，蹲在船头，静待猎物的上钩。

无际的天空，被暗红的浮云盖覆着，远远的西山，太阳仍然发挥着它的无穷威力。

虽然黄昏已临，却没有黄昏的感觉。

秃鹰在河面上盘旋飞翔，张爪觅食。

我站在河边，远眺着岩手山。

岩手山在日本并不太高，海拔二千米，却是游览胜地。此刻整座名山正落在斜阳里，配上一色红叶，散发出有如画般的美丽。

我的嘴角叼着一根香烟，正默默地凝视着这充满神秘的大自然。

这样过了大约五分钟，我把香烟掷在地上，用鞋尖踏了几下，然后缓缓地向身后望去。

在我的背后是诗人石川啄木的纪念碑。

碑上题着几句诗——（柳条轻折，北上远眺，如泣如诉）。

我看了一会，发出了一声叹息，石川啄木是一个可怜诗人，他短暂的一生，充满了悲哀。

在叹息过后，我转身向那辆黑色的吉普车走去。

轻风从北上河那里吹来，轻拂着我的脸孔。我走过那条小径，一个看似从农田归来的老农妇，正好跟我擦身而过。那被太阳灼得焦黑的脸孔，隐隐现出了刚毅的神色。她并没看我一眼，只是默默地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我走到吉普车那里，再一次望向岩手山。

岩手山上正葬着美丽的秋子。

还记得《药灵》那个故事吗：那个被充满贪婪的丈夫所出卖的可怜女人的骨灰，已给埋在岩手山的山麓。

差不多有两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回来看望她。

我打开吉普车的车门，钻了进去。

就在我的臀部刚接触到车座的刹那，我陡地感觉吉普车的车身强烈地在摇动。

从脚底那里，传来了“隆隆”的可怕声响。

朝车窗外一望，郁郁苍苍的树木，都在激烈地摇动。

地震！

我下意识地想起了这个名词。

吉普车开始前后摇动。

还不到半分钟，干燥的地面出现了条条裂痕。

我朝北上河望去。由于吉普车所停的位置较高，是以我很清楚看到河面的情况。

呀！河水开始翻动。

我迅速地离开了吉普车，才踏足地上，就几乎被那巨大的摇动掀倒，我连忙抓住吉普车的车门，这才勉强稳住了身形。

北上河的河面出现了“异变”。

两岸的河水，一齐向河中央流了过去，溅起了白色的漩涡。

岸边的农舍，在暗红的天空底下，骨牌效应似地接连崩倒。

巨大的摇动，接连不停。吉普车旁边的榆树，终于抵挡不住摇动，倒了下来。

当嘭的一声，榆树倒在地上时，地上的沙土被击了起来，向四周弹开。

白色的漩涡朝河底卷去，迅即又像喷泉似地，向半空直射了上去。

北上河似在咆哮，又似在发疯。

我的耳边，响着隆隆的声音。

随着隆隆的响声，北上河忽地扩大了。

那绝对不是错觉，北上河的确在扩大，据我粗略估计，至少扩大了二公尺左右。

两岸受到了巨大的逼力，在刹那间，陡地向后退了数公尺。

土地开始隆了起来，从龟裂的土地那里，涌出了地下水和沙土。

本在河水上捕鱼的渔船，这时也遇到了厄运，被卷动的河水，吸进了河底。

渔夫拼命地在跟白色的漩涡搏斗，朝岸边急游过去，那细小的身躯，那能敌得住发疯的漩流，一个巨浪翻过去，立

即将他抛向空中。

渔夫在半空中，伸手乱抓，虽然听不到他的叫声，但我知道那定然是我所听过的喊声中最最凄厉的。这时，我身边的不远处，又有树倒了下来，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，就会压在吉普车上。

我不禁捏了一把汗，正想翻身逃命时，地震陡地停止了。

我站在原地，不敢动弹，五分钟过后，我惊惶的情绪才稍稍平复过来。这时我才肯定，地震的确过去了。

我吁了口气，朝崩坏了的河岸看去。

农舍已在冒火，不时发出“卜卜”的爆炸声，村民的喊声，此起彼落。再朝身边看去，几乎百分之八十树木已被震毁，地面上出现了无数的龟裂，有些甚至龟裂得出现了深深的洞穴。

我倚着吉普车，抽了一根香烟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每当所遇到的凶险结束后，我都会藉香烟来镇静我的情绪。

灰白的烟，从我的鼻孔里传出，在昏黄的山色中冉冉上升。

陡地一个念头，在我的脑海掠过。

那念头自然是跟刚才的地震大有关联。

（那地震好古怪！）

地震的震法，似乎跟我过去经历过的，有点不同，但不同在哪里？一时间我又说不上来。

这时，对岸传来裂帛似的救护车的铃声，将会有无数的死伤者，给陆续地抬上救护车，他们的生命，是否能被抢救过来，谁也无法知道。

生命的无常，让我再不能耽在这里。

我重新回到吉普车上，发动了引擎。

吉普车是九〇年型，却跟普通的吉普车不同，这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吉普车，拥有不少先进的配备，它的车主是一个退役美国空军上校，名叫约翰森。

约翰森驻守冲绳，退役后，一直留在日本，加入了“重立”汽车厂。这部吉普车，就是他利用工余时间，亲手改装的。

我原来并不认识约翰森，但他的太太夏洛斯，却曾是我医院里的同事。这次我到日本东京参加“艾滋病研讨会”，夏洛斯为了我的方便，向我提供了这部性能独特的车子。我原是一个对新事物充满兴趣的人，一听夏洛斯在电话里的推荐，当然不会拒绝。

就这样，我暂时成为了这辆吉普车的主人。

我小心翼翼地驾着吉普车，避开了地上的龟裂，朝公路驶去。

当吉普车驶进四号公路时，我被眼前的情景唬住了。

几乎一半以上的民居已被震毁。

警车，救护车，响着警铃，往来穿梭。

吉普车朝盛冈市驰去。

我驾着吉普车，脑子里仍在想着刚才地震的事，地震只不过发生了一分钟左右，在感觉上，却是极其悠长。然而，此刻回想起来，却又觉得那摇动只不过是顷刻间的事。

只不过短短的刹那，北上河就像倒翻了似的，两岸后退，河幅扩大。

吉普车刚进入盛冈市，汽车电话就响了起来。

我拿起电话，立即听到了夏洛斯的聲音。

“原！岩手、秋田两县发生了七级巨震，你可有事？”

“有事哪能听你的电话！”我故作轻松地。

“情况严重吗？”

“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大的地震，严重程度仅次于唐山大地震，几乎所有的民居都倒塌了。”

“岂止民居，马路、铁路、机场，听说都有损坏呢？”夏洛斯有点担忧地：“原！你快来我家吧！”

“多谢关心！我还想观察一下损坏的程度，有什么发现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好吧！你小心一点，我们保持联络。”

我挂上了电话。

这时，吉普车已驶进盛冈市中心。

市内，一片混乱，马路上的行人，脸色凝重，匆匆赶路。

有不少灯柱，抵受不住震力，倒在地面，阻塞了马路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吉普车驶进酒店的停车场。

我走进房间，刚把门关上，电话又响了起来。

拿起电话一听，女接线生那嘞嘞莺声响了起来：“原先生，东京电话。”

“接进来。”我从口袋里掏出雪茄，点了火。

“原！”又是夏洛斯的声音：“有一个人好想跟你谈谈？”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他叫马场善幸，你可听过这个名字？”

“听过，他是日本的法务大臣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？”夏洛斯应了一声：“是约翰森的好朋友，他有事想请你帮忙？”

我一听，暗叹不妙，正想推拒，夏洛斯的声音又响了起

来，“原！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冒险家，不怕任何挑战，对吗？”

“夏洛斯，你可知道这次我到日本来并不是理闲事的。”我大声抗议：“如果我不把艾滋病报告弄好，院长就会把我辞退。那时候，谁来可怜我！”

“原！马场大臣说这次地震，极不寻常，可能会令整个世界毁灭，他好想跟你谈谈，听听你的意见。原！我希望你能听听他说的，万一不感兴趣，这再推他，好吗？”夏洛斯的声调近乎哀求，我不由心软。

“好吧，我跟他谈谈！”我没好气地。

“OK！一分钟之内，马场大臣会给你电话，再见。”夏洛斯挂上电话。

真的不到一分钟，电话又响了起来。

“原振侠医生吗？我是马场善幸！”男人的声音十分沙哑：“很高兴你能听我这个电话。”

“别客气，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吧！”我弹了一下烟灰。

“我们刚才接到岩手、秋田两县的报告。民居倒塌，比预期的少，但交通网络的损毁程度，却十分严重。目前，秋田已成孤岛，至于岩手方面，也只有四号公路安然无恙，其它交通，完全瘫痪。”

我一听，吓了一跳：“马场先生，听你这样说，连接东京、岩手、秋田、青森的干线，目前只剩下四号公路！”

“对。”马场善幸顿了顿：“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消息，大抵如此。我打电话给你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商量。”

“马场先生，我只是一个医生，能帮你什么忙呢？”我苦笑着。

“原医生！你太谦虚了，谁不知道你是大冒险家。这个

世界上，能应付特殊危机的，怕只有卫先生和你了！”马场善幸一大顶高帽子向我头上套：“有关这次的地震，我们收到了两个奇怪的报告。一个来自政府咨询机关地震对策研究中心，一个来自秋田县的灾难对策局。”

“马场先生！你不是想我去调查地震的原因吧？”我打趣地问。

“正有此意。”马场善幸不客气地直认不讳：“原医生！你不知道地震对策研究中心的成员，都是敝国第一流的地震学者啊！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次的地震十分古怪。”

这一点，我也同意，刚才在北上河畔所体验的地震，的确十分怪诞。

“马场先生！是不是地震仪测到了震法有异样呢？”我问。

“听说是。”马场善幸说：“专家们说，这次地震有人为的迹象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几乎跳了起来，直到目前，我还没听说过有人为的地震这回事。

“至于秋田县传真过来的报告，更加惊人。”马场善幸幽幽地说：“报告说雄物河的河面，一下子扩大了二十多尺！”

“是不是河的两岸崩坏了，才导致这个情况？”

“不不不！”马场善幸一连说了三个“不”，“河岸没崩坏，是河被突然扩阔了。”

“马场先生，你刚才所说情况，我曾亲身体验过。”我渐渐感到了兴趣。

“真的？”马场善幸的声音充满了惊奇。

“你没说错，地震的震法，真的好古怪。地震发生时，觉得震法似乎合符常规，但随后地震平息，却又有一种异样

的感觉。”

“是吗？”马场善幸问了一句：“你刚才说体验过河面的扩阔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我是偶然目睹的。当时我正站在北上河边，地震一到来，两边河岸就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向后拉开似地，河面随即扩大。”

“原医生！你的观察真透彻，真的了不起。”马场善幸称赞说：“既然我们都觉得这次的地震非比寻常，那就更应该好好地合作一下，对吗？”

好家伙！我不由得暗叫了一声。

“原医生，我想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国立盛冈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天知。”

“天知教授？是不是闻名世界的地球物理学权威！”我问。大概在半年前，我在一本美国侯斯顿太空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的科学月刊里，看到了天知教授一篇有关地震研究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目前世界处于地震带里的国家或地区，如日本各城市 and 美国的洛杉矶、三藩市，万一再发生七级以上的大地震，就会地陷。届时，死伤人数，财物损失，将难以估计。

“正是。”马场善幸低声说：“我已跟教授通了电话，你去见他吧？”

（呀呀！原来早有预谋，马场善幸似乎一早料到我会落水。）

“好吧！”我挂上了电话。

十分钟后，我离开了酒店。

盛冈理科大学离酒店很近，徒步十五分钟就可到达。

马路上，仍然充满着地震带来的恐慌。警察、市政局的人员，正在清理街道。

我缓缓地在昏暗的马路上走着。

虽然有三分之一的马路停了电，但繁盛的闹市里，霓虹灯仍然闪亮着。

平日不大受人注意的霓虹灯，如今发挥了它们的力量，令过路人稍稍有了安心的感觉。

马路上满是人，至少比平时多了几倍。人们都不敢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生怕有第二次的地震。

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，正拼命地把倒在马路上的灯柱移上工程车。

马路上，触目所及，全是有如蛇形的电线。

我小心翼翼地避过了地上的电线。虽然日本拥有自动截断电流的先进系统，但难保地震会把系统破坏，是以地上的电线有可能仍带有电力，一不小心绊着，随时有触电的危险。

我走过的马路，全都出现了深浅不同的龟裂。这时，横亘在我面前的是一幢五层高的厦。

地基已陷入地底，整座大厦向邻边的大厦靠过去，摇摇欲坠。

许多人从大厦里争先恐后地奔了出来，他们手上都捧着文件一类的东西。这座大厦看来是一幢商业楼宇。

马路上，来来往往都是大型工程车。

由于有着丰富的地震经验，日本人的善后工作，做得既快速又妥善。

两年前的神户地震，摧毁了半个神户市，但听说，神户

一般的重要建筑此刻已恢复了旧貌，而那条倒塌的高速公路，如今亦已修建完毕，车辆通行无阻。

我无法不佩服日本的先进科技，更无法不对日本人的勤奋精神，表示崇高的敬意。

在我住的那个都市，虽号称世界名都，论工作效率，却仍难跟日本比肩。

我走过开运桥，朝盛冈遗城走去。

国立盛冈理科大学就在盛冈遗城里。

在救护车急遽的铃声中，我来到了大学的正门。

整座大学都被丛丛大树所笼围着，大概是大学不幸地陷入了停电区，因而所有的建筑物都停了电。

黑暗笼罩着整座大学。

走过正门，右手是一幢两层高的接待处，二楼部分已呈崩落。

我掏出电筒，朝接待处走去。

接待处的职员手上握着电筒，照向我的足踝。

“小心！地上全是瓦片木材。”职员好心地提出了警告：“对了！先生，你找谁？”

“天知教授！”我轻轻地回答。

“啊！”他向我打量了一眼：“请向东面走，穿过树林，你会看见地震研究所。天知教授正在那里工作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别转身，循指示朝东走，很快就走进了一座小树林。

林里很暗，电筒发挥了作用，很快我就穿过树林，到了那座三层高的建筑物的大门前。

那座建筑物，外表异常残旧。我抬头一望，建筑物的窗门正掩映着烛光。